

往返山林與平地 為傳承也為記錄文化的泰雅校長

文化の傳承と記録の為に山林と平地を往復 タイヤル族校長
Traveling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the Plains: A Tayal Principal
Passes Down and Records His Culture

文・圖 | 比令·亞布 (台中市和平區中坑國小校長·紀錄片導演)

25年的教師生涯，13年均
在山區的小學服務，但
平日皆住在都會區的比令·亞
布，自小即受到祖父達利·巴
萬的影響，3歲起每天跟著達利
·巴萬於清晨4點就得起床，徒
步走到溪床，走入水深及腰溪
流中，就為了拿取前一日置放
的魚簍；也常跟著祖父從台中
東勢販售手工製的揸簍，來回
的路程就得花上1天的時間，每
天跟著祖父一起生活，聽祖父說泰雅族的故事，忙於農事的爸媽，因此也常笑稱我是泰雅小勇士。

思索自己的職責 一路從都市調回山區

從花蓮銅蘭國小、台中豐原、東勢、到和平的達觀、自由國小到目前的中坑國小，已過了25年的時光；這25年的時間，我一直認真的思考一個問題：我是個原住民籍教師，我要如



透過泰雅生活體驗營，讓原住民學生認識自己。

何克盡自己的職責？第一所服務的銅蘭國小，位於鯉魚潭畔，當時的校長就要求我訓練學校的足球隊，完全是足球門外漢的我，也不假思索的就一口答應，跑到書局買了有關足球訓練的相關書籍，就悶著頭帶著球隊學生每天踢球。成軍不到1年，從地區賽一路過關斬將，就這樣踢進了全國決賽。



「大霸尖山的尋根活動」帶領台中縣和平鄉的泰雅學生重返祖居地。

第二年如願調回台中，第二所學校位於豐原區的中心學校，1千多位學生當中，原住民學生只占極少數。在當時原住民學生較不被關注的年代，我向主任毛遂自薦想成立原住民學生社團，也應主任要求逐一向每位導師說明我成立原住民學生社團的用意；利用每次的社團活動時間集合全校的原住民籍學生，帶著他們一起打球，讓他們在少數的個體中能看見彼此，藉以相互鼓舞打氣。當時結識在豐原區服務的泰雅族詩人教師——瓦歷斯·諾幹，也經常向他請益有關原住民文學的發展。不久即調到東勢國小，也循著豐原的模式成立了原住民學生社

團，學生當然也因而擁有一股互相支持的力量。當然我並沒有因為這樣就滿足，只覺得能為原住民學生做的不多，於是後來也順利的調回山區的原住民學校。

力倡說母語及泰雅體驗營 讓孩子認識自己

回到心繫已久的原住民學校，感覺比較如魚得水，有較多的空間可以施展。趁著社團或課後時間，領著班級的學生社區塗鴉，社區圍牆的壁面都是我們的畫布。在師專時所學的是繪畫，教導學生畫泰雅族的圖像，試圖營造一個泰雅族的意象。慢慢的，原住民的意識抬頭，而原住民學



在當時原住民學生較不被關注的年代，我向主任毛遂自薦想成立原住民學生社團，利用每次的社團活動時間集合全校的原住民籍學生，帶著他們一起打球，讓他們在少數的個體中能看見彼此，藉以相互鼓舞打氣。

生本身並不太認識自己，所以就力倡從說母語、辦理泰雅生活體驗營開始做起。

在台中和平的泰雅族小學，能給小朋友的除了課程及族人的知識，泰雅的生活體驗也許會給學生在一生中，有不同的特別回憶。學校與同事們在一定時間，舉辦「大霸尖山的尋根活動」，讓家長、社區共同參與，讓這個活動成為部落的大事，影響部落對泰雅文化的重視。

誠如好友瓦歷斯·諾幹所寫的詩文，我們應該讓我們自己的孩子認識自己，了解自己的母文化，無愧為泰雅的子民。

如果有一天
山林的孩子
認不清祖先的容顏
看不清歷史的真相
說不出優美的語言
記不得古老的傳統
我不知道
在地下的祖先
將會如何悲傷
在天上的祖靈
將會如何責難！（瓦歷斯·諾幹）

參加全鄉祭典 反思祖靈祭的復振

1991年從花蓮調回西部，參加了公所辦理全鄉祭典活動，我滿懷著熱烈的心專程參與自己鄉所辦「祭典」。活動開始第一個節目是由頭目們所領唱的泰雅歌，由族老領唱，200-300人的合唱，聲勢之浩大且族人們皆穿著傳統的泰雅

服，心裡被族人渾厚的歌聲、簡單的舞步、織紋細緻的服飾感動著，沉浸在文化儀式的震撼中約莫5-6分鐘…音樂停了，從遠處聽到突兀的聲響——「大會開始…請會場中的人蹲下…」

族人們就在會場中坐了下來，靜聽台上的發言，奈何一坐就是1小時。政治人物不停接連的發言，心中開始思考，泰雅的祭典就是如此嗎？在數天的活動中，和朋友談起「祭典」的事，才發現很多年輕人對此活動提出不同的意見和建議，認為祭典應以部落為主，也應由族老們主導祭典，就如各部落每年辦的Maho（祖靈祭）一樣的貼近我們的祖靈，但我們能改變什麼嗎？能否為族人的祭典盡什麼力呢？

在如此氛圍下熱烈的討論著，我們當中有



利用課餘、假日拍攝紀錄片，保存及復振泰雅族文化。



公所辦理的全鄉祭典，引發族人們對於祭典的省思。於是當中幾個人成立一個小小的工作坊，就泰雅有相關gaga、文化做細部的分工研究。在教育的場域之外，找到一個可以為族人努力的一個小切入點，整理、記錄、復振泰雅族祖靈祭。

幾個人有了新的想法，隨即成立一個小小的工作坊，就泰雅有相關gaga、文化做細部的分工研究。在教育的場域之外，找到一個可以為族人努力的一個小切入點，整理、記錄、復振泰雅族祖靈祭。

記錄 影響 改變

接下來的花了7年時間，拍攝一部可以用來討論的影片，用影片與族人面對面的溝通，喚起「族群的共同記憶」，試圖改變泰雅的祭典，讓泰雅祖靈祭的精神能不斷的活在族人心中，並能實踐它。Mengus（楊忠義）認為Maho（祖靈祭）是祖訓，在泰雅族的部落社會裡最重要的祭典，它的文化精髓就在於傳承祖先文化、訓勉及叮嚀子孫傳統的泰雅gaga、倫理道德。

在一次採訪麻必浩族老Lesa（高金正）時，他告訴筆者：「若遺忘了自己的文化，子孫會問我們，泰雅族從何而來的？要回答說泰雅族老早就消失了嗎？只有力行泰雅文化，才是真正的泰雅人；所以年輕人，一定要認真思考，要堅守泰雅文化。」

一直會用不同的身分問自己，能為自己的族人做些什麼事？而族人希望我能為他們完成什麼事？常常有人問起，難道原住民老師就得回到原住民學校服務嗎？當然以我自身來說，我選擇回到原住民學校服務，自然是因為自己本身的認同感及使命感，在成為國小校長而後調派到他校，之前就長期在原鄉服務。除了提升教育工作者的專業知能外，因緣際會下有幸參與學習紀錄片的拍攝，自覺無法用文字很流暢的表達自己所想，習慣用圖像思考的我，就很自然的運用影像說故事。

用第三隻眼看見自己

拍攝紀錄片對於非專職的我而言，是一個甜蜜且沉重的負擔，平日教學課餘，就是我拿



比令·亞布

苗栗縣泰安鄉麻必浩部落泰雅族人，1966年生。新竹師專畢業。自1991年開始至部落拍攝泰雅耆老，並帶領學校小朋友與耆老面對面接觸文化，記錄及復振泰雅族部落祖靈祭。曾於台中市和平區自由國小舉辦「祖居地」的尋根活動、泰雅生活體驗營。目前於客家學校服務，假日拍攝紀錄片。

著攝影機去記錄有關泰雅族文化的時間。選擇用影像記錄泰雅族相關的議題，希望藉此能擴大影響力，提高泰雅族的能見度；透過紀錄片能夠傳承祖先的智慧，並造成一些迴響。

紀錄片是一個媒介、是一種工具，紀錄片更是一種權力。一部紀錄片導演會有主觀明顯的意識型態，其動機是有其治政目的，讓觀眾經由觀影的過程中，引起情緒反應，改變原來的認知；也就是導演在影片中會有意無意傳遞訊息給觀眾，讓觀眾選邊站，影響觀眾的觀點。一路走來，也已過了10幾年，假日到各大專院校去分享紀錄片是我最樂此不疲的一件事。從第一部紀錄片《土地到哪裡去了》，到《彩虹的故事》、《走！親近祖靈》、《走過千年》…已完成多部紀錄片。

這麼多年來走過台灣各地放映紀錄片，面對不同的族群及觀眾，而我都會想起《彩虹的故事》當中的Yaki對我所說的話：「我已那麼老了，你來拍我的故事，讓我們泰雅族的後代子孫都能看見我，我死後一定會跟在你的身後，守護著你、護衛著你。」這一段話支持著我一路走到現在。拍紀錄片不是一件輕鬆的事，但我願意一直以原住民教育工作者的身分持續拍片，畢竟這是我認為可以為泰雅族文化傳承的努力方向；即便現在已不在原鄉的原住民學校服務，我依然無怨無悔。◆